

重访云雾山

■郑茂琦



那是驻守在北疆的一个小小哨所。在山下连队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，连长问我还想去哪里？我说，云雾山。其实我此前已经去过云雾山，还同官兵一起走过那条巡逻路。此次决定重访云雾山，源于当时的一句承诺。

哨所设在一片林木稠密的山岗上。攀上云雾山最高处，我又看到了那片林野，只是它从上一次我看到的空谷雪原、林海起伏的世界，变幻为现在满眼的葱茏碧绿，密林挨着密林，苍苍壮阔地向天边延伸。

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径，走向哨所。现在的哨长是王怀猛。一番叙谈，我才知道那年在哨所执勤的官兵有的在外轮岗，有的已经退伍。准备下山时，正碰上王怀猛安排勤务。他说下午有一趟沿着边境线巡逻的勤务，可以申请让我和刚下连的几个实习排长一起参加。我当即就答应了这件计划外的事情。

他在地图上给我比画着讲解巡逻路线，先沿着山脊穿下山走到边境线，再顺着边境的界桩一路连续上几个大坡，转着山回到哨所……

我走过这条巡逻路。那年冬天，我们出发时还算晴朗，树枝上挂满了雪朵，如杏花般盛开，阳光透进林间，一条条如同金色长带，光柱打在脸上，映得战士们满面红光。

林海茫茫，只有沿着山脊线前行才不会走错。当时带队的是哨长宋鑫和哨所副班长张浩。他们轮流走在前面开路。

张浩满身是劲，迈开腿避开雪路，把新鲜的雪地上划出了两条辙沟。我们跟着他踏雪前进。走累了，我们就顺着陡坡像一个小背包一样滑下去。只要雪够厚实，就能一路顺畅到底；只有雪浅的地方才会咯着屁股，这时大家就会笑着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前行。

等滑下山去回头一望，我们仿佛是顺着白皑皑的山岗，像一群鸟儿般飞下来的。

接着，我们踩着积雪向上攀爬。走到最后一个大坡时，天已昏黑，起了山风，刮得呜呜乱响。疲劳也像黑夜一样袭上心头，好像每挪动一步，都十分困难。

宋鑫说，当地人叫这里滚免岭，因坡度很陡，下坡时连兔子都要摔跤。

我们一齐望着那道令人生畏的陡坡。那时，汗水早已浸透了衣服，积雪灌进防寒靴里，脚也冻得失去了知觉。我们大口呼出的雾一般的白气，向上飘去，粘在眉毛、棉帽上，如同挂了层糖霜……

再次走上这条巡逻路，想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历历在目。只是此刻，我们脸上挂着的不是霜，而是一直流淌的汗水。

夏季的山野进入了一年中最旺盛的生命期，山坡上长满了密密的荆条和茅草，掩埋了线一样细的小路。连续几天阴雨，下山的路陡而湿滑，每走一步都得用力撑住一棵树，或者抓着一旁的荆条。哨长王怀猛走在前面，忽然脚下—滑，跌坐在地上堆积的腐叶上，顺着斜坡溜出去一大截。紧跟在后面的上等兵冯诺恒“哎哟”一声，也滑了一跤，哧溜哧溜地往下滑。两人爬起来后又笑着往前走。

走了一会儿后，我气喘吁吁地问，快下到山脚了吗？王怀猛在前面大声喊道，还有500米！我和走在队尾的几个实习排长，一听又兴奋起来，相互鼓着劲往前走。

茂盛的山林里密不透风，阳光穿过枝叶，洒下零星几个斑点。汗液流进眼睛，火辣辣地疼。不时还被小咬猛叮一口，人会不自觉地拍一下脖子，再揪一揪衣领，继续往前走。

一个实习排长又问，不是说500米吗？王怀猛回头一脸狡黠地说，我说的不是距离，是海拔。跟在后面的我们听后哄笑起来……一路上，欢笑声如串串珍珠，洒落林间。

不多时，一个夏季临时驻勤点出现在眼前。我们加快了脚步，驻勤点的战士听见声响，也走出板房来迎接我们。我仔细打量着这个驻勤点。房前是他们用枯树枝搭起的一个遮阳棚，临时搭建的板房刷上了迷彩色，门口贴着一副对联：乐在高山迎风雪，笑在边关献青春。

我走进板房，屋内潮气扑面而来。屋顶有些漏雨，战士们用透明胶布层层封堵，雨水依旧在胶带上慢慢积聚。连队正在申请调配新板房，这几天他们只能这样将就。

板房四周撒了一圈雄黄粉，气味有些呛人。每到入夜，战士们还要燃放鞭炮，借声响和气味驱离野兽。几个战士正在板房周围打草，他们说这样既能防蛇，也能减少蚊虫侵扰。一个班长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把“枪”，“砰砰”几声，打死了落在墙壁上的一只牛虻。原来这是一

把儿童玩具气枪。他开玩笑说，我们在山上也能练枪法。他走到遮阳棚外指给我看，几厘米长的牛虻被穿成一串串挂在那里，算是对这些恼人飞虫的惩戒。

眼前的板房还算不上这里条件最艰苦的住所。不远处还有一处瞭望哨，一名战士驻守在那里。我登上瞭望哨，它有6层楼那么高，屋内不足3平方米。站在瞭望哨上，便会感到微微晃动，风一吹，摇晃得愈发明显。驻守在这里的战士叫董振林，个子高挑，他说平日里睡觉只能斜着身子将就。这里夏季湿度极大，每天都要用抹布反复擦拭地面与栏杆，一旦积水，稍不注意就会滑倒。说着，他拿起屋里的抹布擦了擦地板，随手一拧，竟拧出不少水来。

一旁的班长李凯迪称赞道，老董身手好，参加比武拿了4个三等功。

我站在瞭望哨上远眺，刚才翻下来的那座山已经被云锁雾罩。

董振林说，站在这里瞭望，就像与一只碧绿的眼睛深情地对望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天地间一团雾气，只在与天相接的地方裂开了一道缝隙，露出层层叠叠的绿色林带。

我望着远处无边无际的云海，心里也如这波涛似的云海一样翻滚着。看得久了，心头忽然生出离家万里的感怀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回头望向那处驻勤点。它在我们的视野里慢慢缩小，只能模糊看见立在板房旁的那根旗杆，顶端的国旗正迎着山风猎猎飘舞。

这时，天空飘起了小雨。我们快步向山上攀爬，感觉身上的衣服越来越沉，浑身上下冒着热气。我感到身体越来越疲倦，走路已经一瘸一拐的，只能低着头咬着牙根往前奔。

王怀猛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指着前面对我说，到滚免岭了……

滚免岭！那个冬天我和官兵在这里巡逻的情景，闪电般在我心间猝然一亮。

我记得，当时有个上等兵跟我说，每次在边境线巡逻的时候，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自豪和骄傲，感觉一切苦累都是值得的；祖国的河山就在我眼前，在我脚下。说着，他那明亮的眼睛闪烁出一种云雾遮不住的光芒。

我还记得，当时曾问起哨长宋鑫，为什么这座山叫云雾山。宋鑫说，等你夏天再来的时候，就知道了。我笑着回应说，我会来的。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到我的这句承诺，山风把我们的话吹得零零碎碎。

此刻，行走在盛夏的云雾山中，我想，我终于兑现了当时的承诺，也终于读懂了云雾山。



记忆

某部少校鞠文跃的手机里，一直存着一段十几秒的视频。

那是10年前拍摄的，画质粗糙。画面里，3个穿着迷彩服的年轻战士，在雪山之巅跳起了《小苹果》配乐舞蹈。他们动作笨拙，甚至有些僵硬，笑容却那样清澈。他们的身后是茫茫残雪、枯黄草甸，头顶是澄蓝的天空。

每次看到这段视频，鞠文跃都会想起2016年9月12日的那个下午，想起海拔5025米亚堆扎拉山上呼啸的冷风。

2016年，鞠文跃走出军校大门，借调在汽车团政治处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任务就来了。团长点将：“小鞠年轻，身子扛得住，又是二营的排长，跟车队上高原吧。”

鞠文跃嘴上应得干脆，心里一半是初上一线的新鲜，一半是隐隐的忐忑。很快，汽车运输团二营奉命挺进藏南高原执行任务，目的地是亚堆扎拉山。

亚堆扎拉山横在天路中途，山脊上覆着一层雪，常年不化。正午的阳光穿透挡风玻璃，晒得皮肤火辣辣地疼。可一眨眼工夫，乌云便从山那边压过来，雨像泼水似的砸在车顶，路沿、标志桩全都融进水雾里。

盘山路的一侧是裸岩，一侧是悬崖。重装车行驶在上面，每一次转向都像碾压在刀背上，方向盘多打半圈，车尾能扫到崖壁；少打半圈，车头就冲着悬崖。整个路途固定休整点，只有亚堆扎拉山顶一块略微平整的空地。

9月12日，车队行进到亚堆扎拉山顶那块空地。指挥员下令短暂休整，有人扶着车厢大口喘气，有人蹲下去揉腰，有人搓着冻红的耳朵，有人靠在车轮旁闭着眼，没有人高声说话。

驾驶员长途行车都带着小音响。那天正巧有人没关，曲库随机切到了《小苹果》。轻快的前奏从车头飘散过来，穿透稀薄冰冷的空气，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

那欢快的旋律在雪山之巅显得格外突兀，如同往一池沉寂的湖水中投入一颗石子。紧接着，3名年轻的下士——20岁的唐斌、21岁的黄朝泽、20岁的李少雄，从各自靠着休息的位置站



感念

我们从新藏公路的起点叶城县出发，沿途几处烈士陵园的标碑映入眼帘。当快驶出新疆、即将踏上西藏的土地时，又遇见了康西瓦烈士陵园。这座陵园我早有耳闻，报纸上常刊载关于它的文章。军人和游客行经此地，都会停车驻足，祭奠长眠于此的烈士。

我是一名退役老兵。乘车行驶在219国道三十里营房段，看到康西瓦烈士陵园的路牌时，心中就笃定：一定要去看看！

如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，经过前些年的全面修缮，面貌一新。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前，矗立着刻有“昆仑忠魂”4个大字的碑石。每一座烈士墓都修葺得整齐划一。我一座座仔细看去，每一块墓碑背后，都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故事。

此时是午后3点，来陵园瞻仰的人

雪线之上的舞步

■于正兴

了起来，不约而同地向空地中央挪去。这3位刚转改军士的重装驾驶员，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拿下了单放资格，每逢任务总是主动请缨。

3人拉开半步间距，跟着旋律抬手、摆臂、侧身。动作说不上标准，还带着数小时连续驾驶后的几分僵硬。跳着跳着，他们动作渐渐放开了些，僵硬的关节活泛了，笑意也从眼底漾开。周围官兵慢慢围了过来，跟着音乐打起节拍。

鞠文跃跟着老排长刚检查完轮胎，直腰的瞬间听见了音乐。他站在原地愣了几秒，伸手从衣兜里掏出手机，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幕。

旋律落，3名战士收住脚步。松弛只是片刻，任务永远是正题。休整结束，他们快步走向各自汽车——检查机油、气路，紧固绳索，清理轮胎碎石，登

车，关门，发动引擎。汽车汇入铁甲洪流，再一次驶入盘山险道。

9月13日，高原风正劲。车队提前找好能收到卫星信号的位置，有人爬上车顶举着天线，底下的人喊“有了有了，别动！”屏幕里，首都北京，授旗仪式正在进行。所有人安安静静盯着屏幕，不少人眼眶泛红了。

这一天，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，全军联勤保障力量建设踏上新征程。

看完授旗仪式，不知是谁喊出一句：“海拔高，斗志更高！”声音砸在空旷的谷地，被山风扯碎，又被雪山挡回来。全体官兵的声音汇成一片——“缺氧气，不缺斗志！困难多，办法更多！”鞠文跃坐在马扎上，看着这些兵喊完以后互相拍肩膀、咧嘴笑，一种深深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此后数年，鞠文跃一直扎根汽车运输团，多次参加重大任务。他随队驶过高原、穿越密林、抵达沿海，每一段路途上深深浅浅的轮辙，仿佛都与亚堆扎拉山那条风雪之路相连。

10年光阴流转。当年视频中那3名年轻的士兵，奔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。黄朝泽留队，成长为连队的驾驶教练。唐斌因表现突出担任分队长，多次在重大演训任务中崭露头角。李少雄退役后进入地方学校工作，他常给学生讲起2016年那个下午。他说，那天跳完舞登台出发时，心里特别平静，觉得什么路都敢往前走。

《小苹果》的旋律早已沉淀在时光深处，但战士们那笨拙却充满生机的舞步，连同其中蕴藏的信念与赤诚，长久地写在很多人心里。



长征

第6770期

路过康西瓦

■邓跃东

不多。一座墓碑前，一位身着黑衣的女子久久驻足。她大约50岁，弯腰凝视着碑文，双手搭在墓碑两侧。是站累了撑着身体，还是以这种方式拥抱长眠的墓中人？碑上烈士的生平寥寥数语，一分钟便可读完，她却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。

我缓缓走到她的侧边，看到了烈士的名字和照片。啊，是他呀！那个一脸稚气的士兵。我在很多媒体上看过他捧着橘子、抿着嘴微笑的照片。

莫非，这个女人是烈士的亲人，远道而来？也不一定，她好像是匆匆而来，没做什么准备，但肯定与小烈士很亲近，不然不会如此执着、如此哀恸。不流泪、不出声，往往是更深沉的情感。

“大姐，累了吧？喝口水。”我将一瓶水递向她。

她缓缓直起身，默默接开水，拧开瓶盖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差不多喝掉半瓶，她长长吁出一口气，仿佛要将胸中的块垒倾吐。随后，她又一次次张开双臂，撑在冰凉的墓碑上。

湘江在咆哮，在呜咽，在奔涌
四渡赤水，神兵出击
金沙江水拍打着峭壁
大渡河的铁索闪烁着寒光
越过雄关险道，走过雪山草地
多少人成为不朽的丰碑

时刻保持冲锋的姿势，倒下
爬起来继续跃进
冒着枪林弹雨，迎着炮火硝烟
前进，没有攻不下的泰山关、腊子口
咽下的树皮、草根、野菜和皮带
在骨头里长出钙，长出铜和铁
长成不屈的信仰

两万五千里征途漫漫
或搀扶前行
或匍匐前进
或长途奔袭
哪怕衣衫破旧，食不果腹
目光始终炽热坚定
脸上洋溢着笑容

多么豪迈，看呵
祖国的锦绣山河
乌江天险，乌蒙磅礴，岷山的雪
六盘山上红旗漫卷
前进，陇中大地响起胜利的欢呼

征途

■陈晓华

1934年，赣南大地，夜色笼罩渡口
深秋的于都河，微微泛着寒意
一只脚，一双脚
千万只脚，踏上浮桥
一群人，一支队伍
八万余名红军将士
在这里，勇敢迈出第一步

船只、门板、木板，甚至棺材
将河岸连接起来
细碎的脚步，隐没在黎明前的暗夜
从这里出发，战斗随时打响
战士的草鞋，踩出一条带血的道路



红军不怕远征难（中国画）

潘潇潇作